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八十三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

春官宗伯第三之四

典瑞掌祼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祼器謂彝及舟與瓚賈疏鬱鬯實彝彝皆有舟

瓚則兼圭瓚璋瓚也

通論鄭氏鍔曰典瑞於祼圭有瓚特辨其名物司尊彝於彝舟特詔其酌辨其用蓋不掌其器鬱人和鬱

鬯以實六彝故並祼器掌之

凡祭祀賔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正義賈氏公彦曰天地不祼山川及門社等止用鬯無祼事此所言祭祀惟據宗廟耳和鬱鬯者肆師築鬱金草煮之鬱人以和鬯酒更和以盎齊泲之以實彝陳於廟中饗賔客及祭處

存疑鄭氏衆曰鬱為草若蘭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鐎中賈疏此未知出何文停於祭前　賈氏公彦曰

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賜圭瓚者得賜則用鬯耳

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祼玉謂圭瓚璋瓚賈疏郊特牲灌以圭璋用玉氣也祭統君用圭瓚祼尸大宗用璋瓚亞祼鄭云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若然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正義鄭氏康成曰節謂王奉玉送祼早晏之時

案祭祀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告時於王則詔儀者大宗伯詔早晏之節者小宗伯也小宗伯職祭祀賔客以時將祼瓚肆師職祭祀賔客皆築鬻然則鬱人所詔者葢肆師及小宗伯耳由肆師小宗伯以及王其禮相因故注云王也

通論鄭氏鍔曰小宗伯以時將瓚祼小宰贊祼肆師亦贊祼將鬱人詔之以其儀節而已

凡祼事沃盥

正義賈氏公彦曰祭祀王祼盥手及洗瓚鬱人沃以水若賔客則大宗伯祼

案大祭祀小臣沃王盥此職又别掌祼事之沃盥何也祼必更盥小臣所沃者始入之盥而此職所沃者將祼之盥也王之獻尸皆小臣掌沃因鬱人掌鬱鬯故王將祼而盥鬱人又沃之凡凡祭祀賔客也宗廟之次祀葢無祼矣婦禮不下堂后祼當於房中婦人

沃之疏並及后祼非也

大喪之洱共其肆器洱明婢反杜音泯

正義鄭氏康成曰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

案黄氏度謂肆器以盛汎鬯蓋疑陳尸之器不宜使鬱人掌之不知大洱設斗共釁鬯鬯人之職也王府掌王之衽席牀第而大喪所共惟含玉角枕角柶喪

浴之牀笫夷盤别無共者則為鬯人所共之肆器明矣

及葬共其裸器遂貍之貍門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　賈氏公彦曰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祼器此即司尊彝職大喪存奠彝者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為主命行反遂貍之於祖廟

兩階之間此大遺奠在始祖廟事訖亦貍之於階間存異王氏應電曰明器中之祼器圭瓚璋瓚也案經不言斂祼器又不云奉而藏之則不與明器為類明矣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斝古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賈疏知斝非爵名者案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唯有受嘏時受王卒

爵飲之禮故破斝受嘏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賈疏即所歛聚黍稷肺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相成賈疏前祼後獻祭祀乃成賈氏公彥曰大祭祀云受嘏謂祭宗廟也

案此節經意未詳姑從鄭注又疑鬱人所有事者祼也豈二祼尸既祭之啐之奠之之後既乃舉此以嘏王王卒爵有未盡者鬱人乃與量人飲之與此職

與量人聯事此職不言宰則王親祭也量人職言凡宰祭則宰攝王祭互相備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賈疏冪人職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秬鬯之尊亦設巾可知　王氏昭禹曰鬱人所和者乃用以祼鬯人所共則陳之以待酌獻者衆酒正掌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不言鬯則鬯者鬯人所專掌也外神不祼而序官疏云用鬯者尸亦以

灌地更以下文廟用脩推之則宗廟盖以鬱和鬯而祼外神則直以鬯不和鬱而亦用以降神與秬鬯盖唯天子有之故洛誥文侯之命及江漢之詩皆以此為特賜也

存疑毛氏萇曰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

辯正孔氏穎達曰黒黍之酒自名鬯不待和鬱也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

以黑黍和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

案毛氏混鬯與鬱為一孔氏辨之是已然洛誥孔氏疏云以黑黍為酒煑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條鬯謂之秬鬯又一如毛氏所云者蓋鬱鬯二者細分之則别其已和鬱者亦可通以秬鬯名之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壝俞癸反罍音雷

正義鄭氏康成曰壝謂委土為墠壇所以祭也賈疏謂四

邉委土為壝於中除地為墠墠内作壇若三壇同墠之類也

大罍瓦罍賈疏罍用瓦取質畧之意

郭氏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存疑陳氏祥道曰韓詩說金罍大夫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刻為雲雷說文罍龜目尊以木為之

禜門用瓢齎禜音詠瓢婢遥反齎音齊杜音資注故書瓢為劀鄭司農讀劀為瓢

正義鄭氏康成曰禜謂營酇所祭案樂記行其綴兆注綴酇舞者之位也奔喪為位注位有酇列之處合此注觀之康成盖以酇為設位排列之辭他無所見

門國門

也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賈疏昭元年子產辭

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

讀為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為尊

賈疏割齊為尊亦取質畧之意

存疑王氏昭禹曰禜即黨正春秋祭禜是也

廟用脩

脩依注作卣羊久反又音由

正義鄭氏康成曰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

賈疏

始禘謂遷廟時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也天子諸侯之祭自祼始次朝踐次饋獻次乃有饋食進

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自饋食始即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也始為吉祭不可與吉時同故畧同大夫士禮　案鄭賈以禘為新死者入廟之祭蓋據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致夫人二事而云然其實春秋之禘乃時禘非大禘亦非免喪後吉祭之定名也然免喪之後雖行吉祭而二祼朝踐隆禮未備只從饋食始即可於此徵之至饋獻饋食之節先儒說有異同詳見司尊彝職

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為上罍為下賈疏案司尊彝祼用彝朝踐饋獻用尊罍則諸臣所酢是彝為上罍為下尊為中也

凡山川四方用蜃注故書蜃或為謨杜子春云謨當為蜃書亦或為蜃

正義鄭氏康成曰蜃畫為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賈疏

含漿與容酒義相類

存疑聶氏崇義曰壓尊口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足高一寸下徑九寸底至口上中下徑一尺五寸容五斗

凡祼事用概

正義鄭氏康成曰概尊以朱帶者賈疏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為尊以朱帶絡腹故名概概者横概之義也概祼當作貍字之誤也賈疏若祼當用彝尊此用概尊故注破從貍貍謂祭山林則用壓者大山川也鄭氏鍔曰祼事用彝見鬱人司尊彝二職則不用

概明矣大宗伯有貍沈疈辜之祭此下有疈散之文則祼當作貍無疑

凡疈事用散疈普逼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疈事即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也　鄭氏康成曰脩屋概散皆漆尊也無飾曰散賈疏無飾直有漆而已明概屋等漆外别有飾

案此四方葢詩所謂以社以方之小祀也與上四方指四望者異記謂八蜡以記四方

大喪之大渪設斗共其釁鬯斗音主

正義鄭氏康成曰斗所以沃尸也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賈疏肆師職大喪築煮則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鄭司農云釁讀為徽

案喪大記浴水有盆沃水用枓注云以枓酌水沃尸也史記索隱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枓音主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給淬浴賈疏鬯酒非如三酒可飲大喪以浴尸明此亦給王洗浴使香美也

王氏應電曰大喪之洎釁鬯合鬱此齊事不和鬱則鬯人自共之

凡王弔臨共介鬯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照臨敝邑曲禮摯天子鬯王至尊介為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曲禮又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賈疏曲禮注畛致也臣不名君故曰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　賈氏公彥曰介副也副王行　鄭氏鍔曰王適臣舍其祖廟雖至尊於其祖先不敢褻故使介執鬯以禮之特不親致耳　李氏嘉會曰非

惟安諸侯之室神亦以慎人君之舉動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騂隂祀用黝賈疏牧人注陽祀祭南郊及宗廟隂祀祭北郊及社稷也舉此二者則望祀及四時迎氣皆隨其方色可知

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嘑火吳反本又作呼嘂古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賈疏謂漏未盡三刻

已前仍為夜刻漏之義具挈壺氏　嘑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

雞人唱之仍有遞相傳者巾車職大祭祀鳴鑾以

應雞人

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正義鄭氏康成曰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

歐陽氏謙之曰以雞人掌警旦之事因使以時期告

百官

案不曰告之日而曰告之時者用事有早暮如春朝

朝日秋暮夕月之類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禳如羊反）

正義鄭氏衆曰面禳四面禳也（賈疏祭祀宗廟之屬面禳所禱之屬）

鄭氏康成曰釁謂釁廟之屬（賈疏言之屬則釁鼓釁甲兵皆在其中）

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正義鄭氏康成曰位所陳之處（賈疏若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户齊緹在堂澄酒在下）

酌泲之使可酌各異也（賈疏下文鬱齊獻酌醴齊縮酌之類用）

四時祭祀所用不同（賈疏下文春祠夏禴之類）實鬱及醴齊之屬（賈疏醴齊之中有三酒）賈氏公彥曰案下文兼有罍舟此不言者文畧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尊上有蓋面有鼻下有足尊亦謂之彝彝亦謂之尊故黄目彝也禮器曰鬱氣之上尊雞斝彝也明堂位曰灌尊先儒謂尊實五斗彝實三斗雖未知所據然彝祼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彝與　鄭氏鍔曰此經言六

彝六尊罍人乃有八尊以盛五齊三酒何也蓋罍以盛三酒尊與罍分而名之則不同合而言之則皆謂之尊耳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獻尊之獻注作儀素何反昨依注作酢

正義鄭氏康成曰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鳯皇之形皆有舟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

同昨讀為酢字之誤也　鄭氏衆曰舟尊下臺若令
時承槃（賈疏漢時酒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舟）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
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犧尊周
尊也春秋傳犧象不出門尊以祼神（賈疏實獻尸而云祼神者尸神象獻尸即是祼神）罍臣之所飲也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賈氏公彥曰彝與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
明水若三酒配以玄酒郊特牲祭齊加明水注又云
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

以各二也罍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酒正大祭祀備五齊據大祫通鬱鬯與三酒並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有十二矣案鄭賈皆謂祫大於禘故云然此當另論彝下有舟尊與罍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此之謂也　王氏昭禹曰祭祀以祼為始而焫蕭乃在朝踐之後故郊特牲曰既奠然後焫蕭祭義曰建設

朝事爓燎羶香蓋祼然後朝踐以薦腥禮運腥其俎是也朝踐然後饋食以薦熟禮運熟其殽是也祼在室中洛誥王入大室祼是也朝踐饋食則有室事有堂事郊特牲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禮器血毛詔於室羮定詔於堂是也人生而有氣有形朝踐用氣報氣而事之以天道饋食用味報魄而事之以人道也案聖人制禮反本從朔故以玄酒配尊為隆禮之質而簡者用醴一尊陳於房謂之側尊如冠之禮子昏

之禮婦將之禮賓皆然若兩尊皆酒則若特牲之旅酬燕禮之尊士旅食玉藻之饗野人以酒優之正是畧之賤之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既以井水為玄酒又設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則二者綦重矣故鬱鬯及齊以明水配之三酒以玄酒配之王與后共體同尊卑共酌一尊未為不可鄭氏鍔乃謂兩甒兩尊王與后各酌其一則堂上之尊無明水玄酒之配矣禮運云玄酒在室以配鬱齊必明水也郊特

牲云祭齊加明水是凡齊皆以明水配也至禮器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乃雜紀侯國之禮或賔尸所用未可以彼例此

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著直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黄彝黄目尊也明堂位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 陸氏佃曰春秋傳燕以斝耳賂齊則斝有耳 周以黄目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為

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其謂郊特牲黄目鬱氣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王氏安石曰朝踐者籩人醢人所謂朝事再獻者籩人醢人所謂饋食也朝獻即朝踐以籩豆言之則曰踐詩曰籩豆有踐以爵言之則曰獻饋獻即再獻以序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曰饋

存疑鄭氏衆曰斝讀為稼稼彝畫禾稼也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

戔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朝音潮雖音誄又以水反大音泰

正義鄭氏衆曰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大尊太古之瓦尊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　鄭氏康成曰蜼禺屬仰鼻而長尾

賈疏爾雅釋獸注云蜼似獮猴而大黄黑色尾長數尺末有岐鼻露向上遇雨則倒懸於樹以尾塞鼻

山罍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

案追享朝享先鄭以為禘祫是也大禘及始祖之自

出追遠之義莫深於禘故大禘謂之追享羣廟及毀廟之主盡入太廟有朝義焉故大祫謂之朝享合祠禴嘗烝言之則六享備矣大禘不於春則於夏舉大禘則不復舉祠禴之祭以一時再祭則瀆且歲時不暇給也大祫必於冬故亦名大烝舉時祭則不舉大祭因而春祠夏禴或被以大祭之名而謂之禘矣享之名有六歲舉之則四以其間舉於時祭之中故云四時之間祀也時享四大享二皆以肆獻祼行之如

此經所列而時享或從其殺則有用饋食時饋食則不祼矣大宗伯職不言追享朝享者以其為間祀則已具於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中也禮有隆殺任人之酌而行之此職但舉其隆者以其專司祼獻之器也大宗伯並舉隆殺故以肆獻祼饋食統冒之康成以肆獻祼為祫饋食為禘既昧於隆殺之差矣至追享朝享不得不別以追祭遷廟之主與告朔當之夫祭法壇墠之文本不足信告朔之禮甚簡不立尸后不

與則焉有如許祼獻者哉

通論易氏祓曰成周治定功成兼用歷代之禮樂用樂舞見於大司樂用禮器於此見之虎蜼為虞彛雞為夏彛斝為殷彛黄目為周彛泰為虞尊山罍為夏尊著為殷尊犧象為周尊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祼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郊特牲周人尚臭祼用鬯臭鬱合鬯臭隂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

迎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賈疏其實薦豆籩在王獻前注說王事訖乃說后事故後言薦豆籩也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賈疏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賈疏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酳尸因饋獻盎齊之尊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賈疏其實先饋獻後再獻饋獻在朝踐後當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酳尸後節也饋獻謂薦熟時后於是薦

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賈疏謂王及后祼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酳尸各一是各四也諸臣酳尸一并前八為九也特牲少牢仍有衆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為加獻彼並非正故云此祭之正天子諸侯祭禮亡以特牲少牢惟有酳尸後三獻知天子諸侯酳尸後亦三獻也以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灌為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賈疏彼據侯伯禮此天子禮與上公同故尸飲七可以獻卿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賈疏爵用玉琖者謂君與夫人朝踐饋獻時所用獻也加用璧角璧散者即內宰所云瑶爵也

又鬱人職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酳尸以玉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飲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諸臣之所昨謂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賈疏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酳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尸酢后還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酳尸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酢賓長即用罍尊清酒以自酢也　案王醴齊后盎齊疏據秋嘗冬烝而言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賈疏祭法去廟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賈疏祭法謂之月祭

案凡祭二祼之後王與后尚有三節為六獻朝踐一也薦熟二也酳尸三也然經文春夏言朝踐再獻秋冬言朝獻饋獻只有兩節康成以朝獻為王酳尸再獻為后酳尸以饋獻為薦熟時蓋欲於兩節中互見酳尸一節耳然如此則春夏有朝踐與酳尸而中間闕薦熟一節其酳尸言再獻則舉后以該王於陰陽之分為倒置秋冬有薦熟與酳尸闕朝踐一節而酳尸轉在薦熟之前序亦不順且名為朝獻而以酳尸

觶之殊乖朝字之義顚倒糾紛令人眩瞀若王介甫謂朝獻即朝踐饋獻即再獻則順經文之序直截平整而於𨗳人醢人二職亦比擬可通然少酳尸一節却須於經外補足意酳尸但因薦孰之尊不別設尊司尊彝所職止於此故畧而不具與

餘論陳氏祥道曰春秋彝以雞鳥尊以犧象以雞鳥均羽物犧象皆大物故也秋冬彝以耳目尊以著壺以耳目均人體著壺均無足故也追享朝享彝以虎

蜼尊以山川以虎蜼均毛物山川均瓦器故也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齊才細反獻先鄭音儀後鄭素何反涗舒銳反脩依注作滌直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故書縮為數齊為齏鄭司農云齊讀為和齊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為縮其謂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緹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賈疏記云玄酒在室據配鬱鬯之尊故在室若配鬱鬯當云明水而云玄酒者散文通此經及酒正盎次醴禮運醆次醴明醆酒即盎齊也郊特牲縮酌用茅明

酌也賈疏縮酌又云明酌者醴齊濁用事酒之清明者和之然後以茅泲之使可酌醆酒涚於清賈疏盎齊差清不言縮則不用茅涚亦謂泲之也盎齊欲泲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泲涚使可酌汁獻涚於醆酒賈疏汁獻謂鬱齊鬱鬯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而泲之故云涚於醆酒也猶明清與醆酒於舊醳之酒也賈疏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醆謂盎齊三者皆於舊醳之酒中泲之醳酒即事酒舊醳是昔酒也此言轉相泲成也獻讀摩莎之莎煮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其滓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

緹沈從盎賈疏三者無文故注約畧為二等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賈疏曲禮水曰清滌且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明酌清酒醆酒泲之皆以舊醳之酒凡此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　賈氏公彥曰奠與鬱齊為目尊與醴齊盎齊為目下有凡酒不言罍者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泲之使可酌此經為泲酒之

法而先鄭皆不為泲酒法其言無所依據故後鄭不從

存疑王氏安石曰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醴齊不涚也縮之而已案此讀獻為如字 王氏志長曰酒以濁為尊貴其初也故鬱齊不縮醴齊不涚盎齊泲以清酒凡酒以水則愈清而愈遠於初矣

大喪存奠彝

正義鄭氏康成曰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

也賈疏大喪之奠有奠盛鬱鬯惟祖廟厥明將向壙為大遣奠時有之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也

案此即鬱人職及葬共其裸器者也大遣奠鬱人共裸器奠之司尊彝時省之及徹奠諸器皆徹此則存之不徹以待貍也注謂奠者朝夕乃徹者常奠也大遣則葬日之朝設奠柩將行即徹之不至夕云夕徹者以其時雖早即當常奠之夕徹耳

大旅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尊彛則陳之不即徹　賈氏公彦曰小宰注天地至尊不祼此得用彛者告請非常奠之而已非祼也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几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　賈疏下文仍有葦萑席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也　不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　賈疏王受朝覲席在廟牖間大射席在虞庠祀先王在廟與及堂酢席王在廟室西面諸侯已下亦皆在廟惟熊席漆几設在野所征之地耳

陳氏祥道曰筵席之制短不過

尋長不過常中則九尺純緣之制上不過𪓐下不過

緇布　王氏應電曰筵之度九尺古者席地而坐鋪

陳地者為筵加筵上者為席詩所謂肆筵設席也筵

之言延所以延神與賓故宮室之度皆起於筵席席

藉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

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几兩端赤中央黑

案聘禮公外拂几三中攝之有司徹主人左手執几

以右袂推拂几三皆是一手執之一手拂之阮諶所云長廣之度疑非一手所能勝形几色赤素几無色則舊圖所云兩端赤中央黑者亦未可據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黼音甫依於豈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斧謂之黼賈疏案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又諸文多為斧字者故注以斧釋黼取金斧斷割之義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制如屏風然賈疏案爾雅牖户之間曰扆黼者白黑文而為斧形此斧以大版為邸邸即掌次皇邸也以

此斧板置於扆故以黼依為總名繢人記白與黑謂之黼據釆色言之若繡為斧文則近刃白近銎黑也

鄉射記凡畫者丹質絳帛即丹質

賈氏公彦曰此朝覲言大則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非四時常朝也大饗謂王與諸侯行饗禮於廟如大行人職上公三饗之等是也大射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于西郊小學虞庠中　黄氏度曰大饗會同饗諸侯也掌客職所謂王合諸侯而饗禮諸侯長十有再獻者也　王氏應電曰王位路寢及廟牖户之間王所立也

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鄉許亮反純章允反繅音早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依前為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賈疏桃枝席以桃枝竹為之　鄭氏衆曰純緣也繅讀為藻率之藻賈疏桓公二年左傳藻率鞞鞛　書顧命成王將崩被冕服馮玉几　王氏昭禹曰莞蒲之細者紛純以織成紛帛為

緣也繅席則加繅飾焉　鄭氏鍔曰尚書顧命設席皆云敷重莞筵延地繅席次席皆重故天子席五重下文諸侯之席亦重可知　薛氏衡曰周官五几莫尊於玉几書之四几莫貴於華玉則玉几者華玉几也　陳氏祥道曰席有純猶衣有緣也几坐而馮以為安者也王於朝覲會同立而不坐曲禮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非有所馮故康成釋大宰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昨讀為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賈疏案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即設席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戶內之東西面也后不得與王同特牲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中后亦然諸臣致爵謂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特牲獻賓長無席此有席者王之賓尊宜設席既獻乃以薦俎降設於席東與

存疑陳氏祥道曰禮器鬼神之祭單席非祀廟之禮

也

案此經直有三重而禮器言天子之席五重記者異文也或五重之席别有他用與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繢胡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繢畫文也不莞筵加繅者繅柔𦇧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　王氏昭禹曰有言繢純有言畫純者蓋分布采色則曰繢摹成物體則曰畫

考工記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此所謂繢又曰山

以韋水以龍此所謂畫也注云畫為形像案爾雅釋言畫形

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

正義鄭氏康成曰昨讀亦曰酢　賈氏公彦曰謂尸酢主君亦於户内之東西面設此二席　王氏詳說曰天子昨席與祭祀席同諸侯昨席與祭祀席異盖惟天子至尊席可與鬼神同亦猶天子之昨用醴齊與鬼神同尊諸臣之昨酒用罍與鬼神異尊也　陳氏祥道曰司几筵之席莫貴於次席而次席黼純書

顧命之席莫貴於篾席而篾席亦黼純以黼王所獨也孔安國以篾席為桃枝席鄭氏以次席為桃枝席蓋各述所聞

存疑陳氏祥道曰禮器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而司几筵王之席三諸侯之席二者蓋諸侯以上席皆重也

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

言几者使不蒙如也

案覲聘享者君臣之禮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以臨之饗食燕者賓主之禮來朝聘者皆以賓禮接之則賓席設於牖前南鄉而君在阼階上之主位云牖前者蓋在户牖之間稍西所以辟王負依之正位也其饗食燕畿内之公卿大夫亦然饗食在廟燕在寢賓位皆同據公食大夫禮賓食則公退俟于箱則食禮阼階上不設主位也　左彤几竝承上昨席

辯正陳氏祥道曰鄭氏謂朝者彫几聘者彤几又謂聘者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見聘禮注）然經於祭祀言彫几而朝者不與於國賓言彤几而聘者不與不知鄭氏何所據而云然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甸音田）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　賈氏公彥曰甸役謂天子四時田獵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

每敦一几 拍先鄭音迫後鄭作㮁崔音丸敦依注作燾音道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萑而細者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 賈疏祭統敷筵設同几鄭注以某妃配某氏以其精氣合故也禫月吉祭猶未配至二十八月祭於廟乃設同几

賈氏公彥曰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故諸侯祭祀席右彫几筵國賓左彤几漆素並云右俱為神也

案黼純紛純專指萑席而言

存疑鄭氏衆曰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　鄭氏康成曰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賈疏謂於下帳中坐設之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賈疏檀弓天子菆塗龍輴以椁是也既窆則加見賈疏既夕禮下棺訖則加見見謂帷荒道上所被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棺不復見唯見帷荒也皆謂覆之案康成改敦為燾固未安而以為棺在殯及窆加見時每覆席則一几雖無所據猶事理所或有項氏安世王氏應電乃謂盛黍稷之敦每敦一几則謬矣凡

鼎俎簠簋皆同陳而獨於敦設几且每敦一几何義
乎此盖簡錯文有脱誤不可强為之説也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正義鄭氏康成曰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
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
朝夕相因喪禮畧
存疑鄭氏衆曰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仍因也因
其質謂無飾也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仍几為因其質無飾後鄭不從者以先鄭就几體解之尚書仍几乃是前後相因不得為几體也且上經右素几已見凶几無飾之義何須覆出此文

通論賈氏公彦曰案檀弓虞而立尸有几筵據大夫士而言士喪禮大斂即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几筵連言其實几至虞時始有筵大斂即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

凡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賈疏以始祖廟最尊故寶物藏焉 賈氏公彦曰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類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注故書鎮作瑱鄭司農讀為鎮

正義鄭氏康成曰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

袷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　鄭氏衆曰書顧命翼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者　胡氏安國曰古者寶玉世守罔敢失墜告終易代以昭先祖之令德若顧命所云非直為觀美也先世所寶一器一物猶謹守之況神器之大乎　王氏昭禹曰左傳諸侯之封皆

受彝器以鎮撫其社稷天府玉鎮大寶器藏焉意亦若此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正義鄭氏衆曰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　鄭氏康成曰察其當黜陟者　賈氏公彥曰自王國以至四疆皆有職司治事文書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之官者文畧也雖言治中兼有不中者在中者陟之不中

黜之經直舉一偏而言也　易氏祓曰治中計治之書也登賢能之書於天府明教宜得其中登民穀之數於天府明政宜得其中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明刑宜得其中

王氏應電曰治中即冢宰之受其會聽其致事者也宜協於中故曰治中所治天職故藏於天府

案羣吏之治諸官之屬各層累而考察之以達於冢宰而天府以受治中亦得與議焉蓋唯恐或失其中

而諸官所考冢宰所聽或有未詳則生民將受其病
故臨之以天地祖宗雖上士之微所見亦得直達於
王而與冢宰相可否也三王之世竭誠以求民隱多
方以致直言如此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血之
賈氏公彥曰上春謂建寅之月釁若月令上春釁
龜筴是也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正義鄭氏康成曰吉事四時祭也賈疏禘祫亦在焉止言四時者文畧凶事王及后喪朝於祖廟之奠　賈氏公彦曰小祝職大祭祀沃尸盥夏官小臣職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沃盥在祖廟則天府為之執燭若士師職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美惡謂問

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賈疏玉於卜筮無所施明以禮神也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言陳者既事葴之不必貍之也鄭司農云貞問也國語貞於陽卜賈疏吳語黃池之會董褐辭彼注云問卜内曰陰外曰陽賈氏公彦曰謂夏之季冬歲終當除舊布新故此時卜筮也

案不曰歲終而曰季冬與前上春相應以表夏時也夏數得天故祭祀蒐狩仍用夏正而見義於天府以

為五官之通例

通論鄭氏鍔曰先王憂民深嘗之日卜芟社之日卜稼猶以為未足以知來歲之美惡季冬之月歲且更始故更豫卜之

若遷寶則奉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奉猶送也　賈氏公彥曰王者遷都則寶亦遷天府奉送於新廟之天府藏之如故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民軒轅角也賈疏案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 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疏見大宗伯司中司命下 祿之言穀也年穀登然後制祿祭二星以孟冬賈疏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即日月星是知祭在孟冬 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 賈氏公彥曰孟冬時主民之吏獻民數穀數小司寇受而獻之於王王得之登於天府受而藏之

案地官獻賢能之書秋官計獄弊訟及邦之盟書皆

登於天府而不見於此者文互見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正義鄭氏康成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玉之飾謂繅藉　賈氏公彦曰名物謂圭璧之類各有名與物色也用事者為事而用圭璧如朝聘朝日祭祀之類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朝直遥反注故書鎮作瑱鄭司農讀為鎮

正義鄭氏衆曰晉讀為搢紳之搢謂插於紳帶之間若帶劒也貫疏帶有二大帶即紳也又有革帶以佩玉佩之等插笏者插於紳之外革之內故云紳帶之間　玉人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貫疏鄭彼注杼殺也謂大圭近首殺去之留首不去處為椎頭齊人名椎為終葵故以名圭首也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繅讀為藻率之藻五就五帀也一帀為一就　鄭氏康成曰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就成也王朝日者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　林氏之奇曰鎮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繅藉五采五就備

文德也其玉用全無厖雜也

案賈誼云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此歲祀之常也覲禮殷同王帥諸侯拜日於東門之外盖發大政而特舉以肅羣侯故執鎮圭而禮神則别有六玉與下經之圭璧以祀日月者異矣黄氏度謂每日而朝古人豈謟瀆如此哉

通論賈氏公彦曰凡言就者或兩行名為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帀二行為二就聘禮記云繅三采

六等朱白蒼就即等也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為一等是等為一行行亦為就據單行言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繅以木為中榦用帛衣而畫之賈氏公彦曰鎮圭尺二寸廣三寸木版亦長廣與玉同然後用帛衣之乃於帛上畫之一采一帀五采則五帀也下文瑑圭璋璧琮二采為一就者據臣行聘不得與君同

辯正陳氏祥道曰冕藻織絲為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無據也繅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䀎其玉之大小亦無據也

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絇組謂以玄纁之帛為繅之質而以絇組為繫也玄為表纁為裏圭廣三寸既藉之而又可掩覆之則當廣尺許矣王所執鎮圭之繅當亦無異唯采就之等殊耳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信音身

正義鄭氏衆曰以圭璧見於王覲禮侯氏入門右賈疏諸侯不敢自同賔客故入門右侯𠃵辭之乃更向門左升自西階授玉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於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諸侯亦執圭璧以相見邾隐公朝於魯傳云邾子執玉高其容仰賈疏引之以見有執玉之法鄭

氏康成曰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瑑直轉反覜他弔反

正義鄭氏衆曰瑑有圻鄂瑑起　鄭氏康成曰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賈疏聘法有聘天子并自相聘故兼言后夫人也明知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以璧享之鄭不言者以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之天子諸侯可知也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賈疏大宗伯職殷覜曰視即此覜時聘曰問即此聘也　賈氏公彦曰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蒲穀之文直瑑之而已二采一就謂朱綠二采共為一

就也 王氏昭禹曰考工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正謂是也圭鋭璧圓皆陽也故用之於諸侯半圭曰璋八方象地曰琮皆陰也故用之於夫人

王氏與之曰王與諸侯之臣通用以覜聘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邸丁禮反

正義鄭氏衆曰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邸本也圭本著於璧

賈疏謂用一大玉中央為璧形四面各瑑出一圭

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

也　鄭氏康成曰大宗伯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王氏昭禹曰祀天謂圜丘之祀上帝則五帝也

辯正陳氏汲曰注謂夏正郊天案祀天於冬至日孟春乃祈穀之祭耳

存疑賈氏公彥曰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盖四面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為邸盖徑六寸緫三尺與大圭長三尺等　聶氏崇義曰

四圭博三寸厚寸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正義鄭氏康成曰兩圭倂而同邸賈疏案王制注卧則倂彼謂兩足相向兩圭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倂言之則上四圭同邸亦各自兩足相向也　王氏昭禹

曰祀地謂方澤之祭四望則嶽瀆也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正義鄭氏衆曰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賈疏鬯即鬱鬯言祼言祭則祼據賓祭據宗廟也　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國語謂之鬯圭陳氏祥道曰圭瓚其柄也瓚其勺也　鄭氏康成曰爵行曰祼賈疏生人飲酒亦曰祼投壺禮奉觴曰賜灌是也　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賈疏案玉人記大璋中璋邊璋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三璋之勺形如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瓚者注欲因三璋勺以見圭瓚之形也但漢瓚形甚大三璋勺徑四寸所容蓋小　賈氏公彥曰祼圭即玉人所云祼圭尺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則司尊彝所言六享是也以祼賓客大行人上公再祼等是也

鄭氏鍔曰祼圭有瓚其制如槃柄用圭有流前注

疏為龍口之形梔卣以祼神與賔客也

餘論劉氏敞曰肆大祭也大宗伯職以肆獻祼享先王謂大祭時詩曰相予肆祀書牧誓亦曰肆祀皆同

義大祀之肆享亦然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正義鄭氏康成曰圭其邸為璧鄭氏鍔曰於璧之上琢出一圭也取

殺於上帝　賈氏公彦曰祀日月若春分朝日秋分

夕月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祀星辰如大宗伯實柴

之祀又月令祈來年於天宗亦有星辰　王氏詳說曰朝日以大圭鎮圭祀日月以圭璧是朝興禮神之玉異矣

存疑聶氏崇義曰此圭長五寸璧上瑑出一寸共宜六寸色白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射食亦反造七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　鄭氏衆曰射剡也賈疏玉人記璋邸射注云射剡而出　賈氏公彥曰造贈

賔客即玉人記致稍餼是也執之以致命 項氏安世曰至館而致饔曰造出郊而致餽曰贈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致其域所封也

賈疏冬日至立八尺之表晝漏半度之表北得丈三尺景又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其景至也若不依此或長或短則為不至春秋致月之法亦於春秋分十五日望夜漏半而度之但景之長短自依二

分為長短不得與冬夏日景同封諸侯無過五百里已下止可言分而言寸者連言之耳　案春秋致月當於弦蓋弦時為長短之極若望時對日同在赤道不可為長短之限矣又表景之差隨南北而異亦有數百里差一寸者鄭注分寸雖是連言而疏說滯泥不可不知

珍圭以徵守以邺凶荒

正義鄭氏康成曰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　賈疏案玉人記琬圭九寸此珍圭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琰同　王使人徵諸侯及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邺者闓府庫賑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

反命

辯正鄭氏鍔曰杜子春謂珍當為鎮康成以為王使之瑞節者鎮圭天子所守以鎮安天下不可付使者執以出也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正義鄭氏衆曰牙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以銅虎符發兵　鄭氏康成曰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　賈疏玉人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

以治兵守此不云中璋者中璋比於牙璋殺文飾亦得名為牙璋以其鉏牙同也則此文牙璋亦兼中璋矣大軍旅用牙璋小軍旅用中璋若齊人戍遂諸侯戍成周賈疏見莊十三年昭二十七年左傳

餘論禮庫曰古者二伯專征王師不輕出參考周官與司馬法王有征伐則冢宰徵師於四方小宰掌其戒虎賁奉書以牙璋發之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發諸侯之師矣

璧羨以起度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某謂羨不圜之貌賈疏璧體圜云羨是不圜也蓋廣徑八寸袤一尺賈疏此璧本徑九寸羨者減旁一寸以益上下上下一尺則橫徑八寸也　易氏祓曰以好三寸推之肉倍好為六寸是兩畔各三寸故璧之圜凡九寸以袤徑之十寸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橫徑之八寸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通論王氏安石曰度在樂則起於黃鐘之長在禮則起於璧羨先王以為度之不存恐禮樂之文息故作

此使天下後世有攷　劉氏彝曰以璧羨起度則尺寸不可移以組琮為權則輕重不可欺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駔依注作組音祖）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斂尸者於大斂加之也（賈疏以六玉與王為飾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駔讀為組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賈疏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於渠之兩畔稍高為眉瑑故云以組穿聯溝瑑之中也）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神之也疏

璧琮者通於天地

餘論朱子曰用赤璋白璧等斂要是周公未思量耳覩季孫死用玉而孔子歷階言其不可則是孔子方思量到而周公思量未到也

案臨川吳氏以後世陵冢發掘謂以玉斂必非周公之法然含斂用玉備見古籍不獨典瑞職具此五帝三王之法皆以漸而詳蓋必事遭其變物見其情然後制法以為之防當其情之未見變之未生不能每

事而逆料之也周道既衰陵夷至於戰國冡人墓大夫之職廢而後有掘冡之姦漢以後海内無主亂賊公行遂至禍延陵寢春秋之世井堙木刋以為極暴稱舍於墓師遷以懼敵實未敢践蹂也况三代盛時天下有王諸侯軌道何由豫知後世至有發掘之禍乎且自秦以後下穿三泉内備宫觀金玉重寶充滿其中故啓亂賊之悖心若僅如周公之法斂用六玉含𤋎珠貝所直無幾雖亂賊亦不肯以微利而冒大

惡也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難乃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讎賈疏仇讎謂兩諸侯相為怨仇王使人執穀圭以和之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賈疏宣四年成元年左傳其聘女則以納徵焉賈疏昏禮有六五禮用鴈納徵不用鴈以有束帛可執也媒氏職庶民用緇帛五兩士昏禮用三玄二纁大夫與士同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穀圭故知納徵也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於阮反好呼報反

正義鄭氏衆曰琬圭無鋒芒故以治德以結好 鄭氏康成曰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行人職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琰以冉反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衆曰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令易惡行而為善則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 鄭氏

康成曰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除慝亦諸侯使大夫來頫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大行人職殷頫以除邦國之慝　黃氏度曰易行其惡未著慝則其惡成矣　賈氏公彥曰治德與易行據諸侯自有善行惡行王使人就本國治之易之結好與除慝皆諸侯使大夫來聘王使人命之也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　賈氏公

彦曰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飯扶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顚及在口中者雜記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

通論賈氏公彦曰飯玉者天子飯以黍諸侯粱大夫稷天子之士粱諸侯之士稻其用玉與米同時檀弓飯用米貝是也含玉則有數有形雜記天子九貝諸

侯七大夫五士三注云夏時禮以其同用貝故也周則天子諸侯皆用玉亦與飯同時贈玉者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玉也玉府職大喪共含玉𤦲又共之者葢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正義鄭氏鍔曰言凡則不獨上經所云祭祀賓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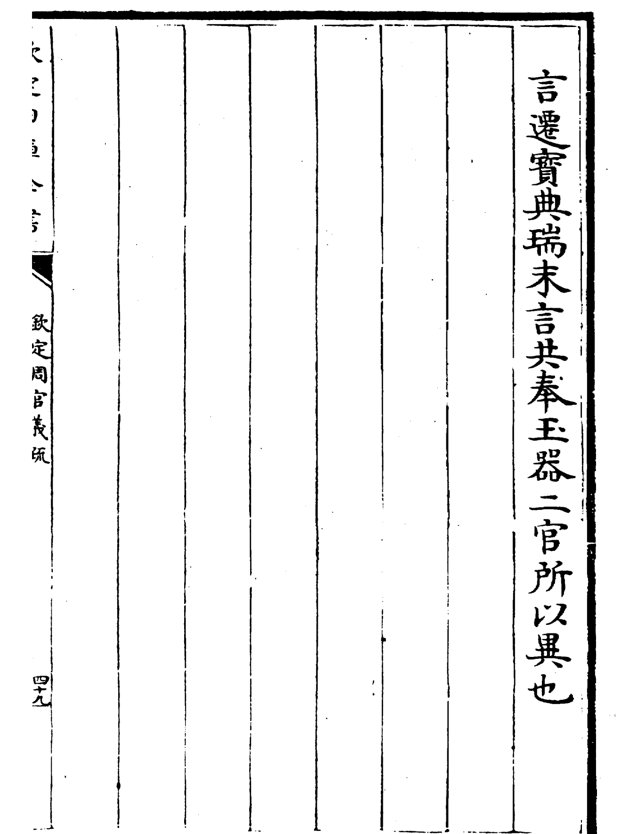
黄氏度曰出對藏而言用則出而奉之用畢則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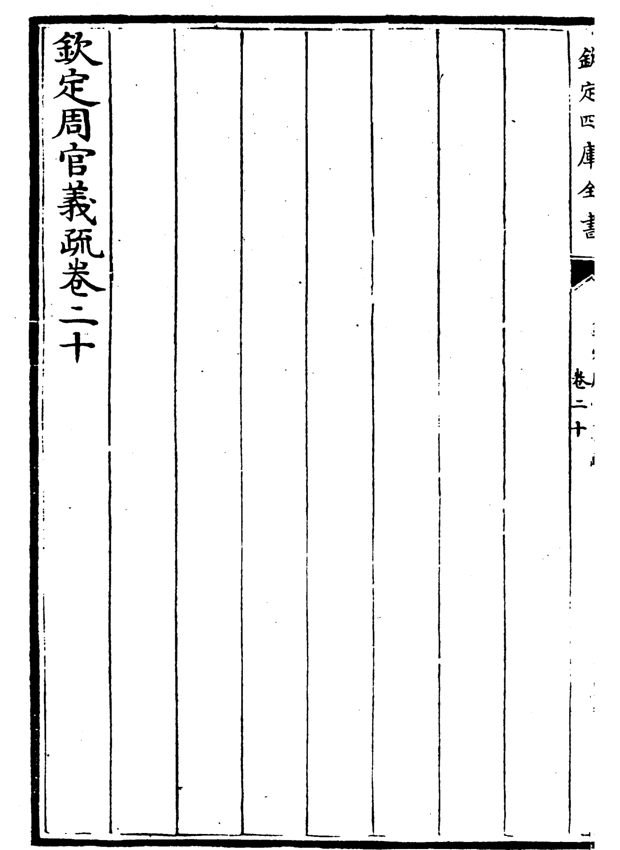
受而藏之

粢祭祀賓客則始終奉之俟事畢而藏焉若聘使所執有司所用喪紀所需則惟出之時共奉之以付其人其應反者則俟其人之事畢而自反之也

辯正黄氏度曰玉器出注謂王所好賜非也好賜出自玉府内府典瑞不與

通論王氏詳說曰天府所藏玉鎮大寶器也以為國之寶典瑞所藏玉瑞玉器也以為國之用故天府未


言還實典瑞末言共奉玉器二官所以異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貢生臣張誠智